

中欧文化高峰对话 (第一辑) Vol.1

China-EU High-Level Culture Forum

Distance of Face to Face

面对面的距离

主 编 ■ 黄 平 赵汀阳

裘锡圭 老子与尼采

潘 维 当代中华体制

周 弘 世界观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徐 冰 文字与“中国方法”的关系

韩少功 文明对话的言语、具象与实践

阿兰·李比雄 跨文化与超主体性

莱姆·库哈斯 建筑师的作品和立场

文森·波马海德 17世纪中欧绘画理论比较

皮奥特·斯通姆帕 信任、文化价值和经济危机

翁贝托·艾柯 全球化：差距、熔炉还是新游戏？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欧文化高峰对话（第一辑）Vol.1

China-EU High-Level Culture Forum

Distance of Face to Face

面对面的距离

主 编 ■ 黄 平 赵汀阳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面对面的距离：中欧文化高峰对话. 第1辑/黄平, 赵汀阳
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7-5097-5233-3

I. ①面… II. ①黄… ②赵… III. ①比较文化-中国、
欧洲-文集 IV. ①G0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57919号

面对面的距离

——中欧文化高峰对话(第一辑)

主 编 / 黄 平 赵汀阳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全球与地区问题出版中心

(010) 59367004

电子信箱 / bianyibu@ssap.cn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责任编辑 / 仇 扬 徐 瑞

责任校对 / 张俊杰

责任印制 / 岳 阳

印 装 / 北京季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版 次 / 2013年12月第1版

印 次 /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5233-3

定 价 / 49.00 元

印 张 / 12.75

字 数 / 164 千字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辑编委会成员

中 方：黄 平 赵汀阳 周 弘 陆建德
徐 冰 裘锡圭

外 方：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
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
雷蒙·卢卡斯·库哈斯（Remment Lucas Koolhaas）
文森·波马海德（Vincent Pomarède）
让·马克·泰哈斯（Jean-Marc Terrasse）
阿兰·李比雄（Alain le Pichon）

前 言

尽管中国和欧洲在历史背景、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思维模式和价值观等方面有诸多差异，但在差异背后不乏双方对人类美好事物的共同追求。不论世界如何变化，中欧人民都坚持不懈地追求、尊重和坚守全人类共有的传统和基本普遍价值，如对生命的珍视，对人类和自然的关爱，对和平、安宁和美好生活的向往等。世界上不同文明诞生于各自独特的历史和自然环境，并造就了今天这个多元且多姿多彩的世界。中欧均主张尊重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倡导开展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保护各民族文化个性和维护文化主权。随着中欧互动交流不断加深，彼此的文化日益融入对方的生活，这种平等尊重对方、渴望了解对方、尝试接受对方的心态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动力，也是让世界多一份和谐与合作、少一点误解和冲突的基础。作为人类文明的两大发源地，中欧增进相互认知、理解和交融，将对世界的和平、和谐与进步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历史上，中国和欧洲各国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文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产生了许多思想家、哲学家、艺术家。他们为人类社会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一些文明成果至今对人类社会的发

展、思想的演进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古希腊以来，欧洲国家始终是人类思想领域杰出大师的诞生地，涌现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儿、霍布斯、洛克、卢梭、达尔文、牛顿、但丁、马基雅维利、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爱因斯坦、托克维尔、海德格尔、布罗代尔、哈贝马斯等大量影响人类历史发展的伟大思想家。可以说，思想是欧洲国家引以为傲的领域，而中国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伟大国家，有着堪比欧洲的光荣传统，出现过孔子、老子、庄子、孟子、朱子等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以及灿若群星的文学家、艺术家、诗人。他们的思想对于东亚文明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两种不同文明的发展形成了东西两个特点分明但又相互交融的文明体系，为中欧双方在人文领域开展深层次的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全球化趋势日益显著及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在当代国际关系中，话语权越来越成为一种战略资源。作为具有国际感染力的理论和思想，话语权的核心是精神文化，独特性在于其思想性。话语权的取得不但依赖一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更取决于精神感召力和认同感。事实上，在当今世界各国的交流中，话语权的争夺是国家间竞争的一个重要方面，而美国、欧洲等主要西方国家和集团总是竭尽全力控制国际话语权。在围绕奥运火炬境外传递展开的中国和西方媒体的对决中，话语权的归属充分显示了其在国家竞争中的强大力量。中国目前的国际话语地位提升速度远落后于经济增长速度，全球事务的议题设置和规则制定的能力有限，还存在责多权少的现实差距。

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进程中，同西方大国争夺话语权也应该成为中国对外文化工作的重要内容，必须打破由西方炮制中国国家形象的现状。

此外，从伏尔泰以降，欧洲思想界在整个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掌

握着极强的话语权，有时连各国政府、议会都须敬畏三分，思想界的动向更是西方媒体追逐、西方民意追捧的对象。因此，加强中欧在思想领域的交流对于在欧洲树立中国新形象、争取民意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也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编者

2013 年 5 月 28 日

目 录

全球化：差距、熔炉还是新游戏？	翁贝托·艾柯 / 1
老子与尼采	裘锡圭 / 12
世界观：不同的世界观	埃沃·儒安让 / 20
世界观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周 弘 / 24
从个人主义方法论到关系主义方法论	赵汀阳 / 32
多元现代性的形成与反思	尤恩·维特洛克 / 37
中国曾经的世界语梦想及激进主义传统	陆建德 / 60
美的概念	让·马克·泰哈斯 / 69
文字与“中国方法”的关系	徐 冰 / 74
17 世纪中欧绘画理论比较	文森·波马海德 / 91
文明对话的言语、具象与实践	韩少功 / 107
美的结构	菲沃斯-安杰洛斯·科里阿斯 / 113
卢浮宫	朱青生 / 123
建筑师的作品和立场	莱姆·库哈斯 / 130
西柏坡与后现代	崔之元 / 135
欧洲：陷入危机的模式？	阿尔瓦罗·希尔-罗布勒斯 / 142

信任、文化价值和经济危机：来自欧洲和中国的教训

..... 皮奥特·斯通姆帕 / 149

当代中华体制 潘 维 / 162

现代化与现代性——跨文化因素 莱纳·胡德曼 / 171

跨文化与跨主体性 阿兰·李比雄 / 178

多重现代性：跨文化的视角 黄 平 / 188

全球化：差距、熔炉 还是新游戏？

翁贝托·艾柯*

如果您在互联网上搜索一下“全球化”，您将找到很多相关网页，并且每一个网页上会有很多相关网站。几乎所有网站或者网页的开篇都这样叙述：全球化是一个过程，也就是区域经济、社会和文化基于全球性交流、运输和贸易网络实现融合的过程，以减少或消除国界壁垒，促进商品、资本、服务和人力流通。人们通常认为全球化主要受经济、技术因素所推动，但同时全球化也是思想、语言或大众文化之间的跨国界传播。

关于全球化，有些网站介绍得更为细致：全球化开始于 19 世纪或者更早，因此它已不是一种新生现象。在此请允许我引用一篇并非来自互联网的文章：

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
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

* 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世界文学大师，意大利著名哲学家、符号学家、历史学家。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①

上述文字表达的不仅是一种批判，也是对资产阶级文明的评价。这段文字的作者表面看来应该是一名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辩护者、经济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形式的倡导者。但相反，我引用的这一段是来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这段文字告诉了我们所有有关“全球化”的内容，其中包括“交通的极其便利”，尽管文章的作者没有想到计算机和卫星，仅限于铁路、轮船和电报。

马克思和恩格斯意识到了全球化的另一个方面，即在物质生产领域出现的事情同样也会出现在知识生产领域。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致认为：“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35~36页。

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①

这是一种真正预言性的洞察力，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考仅严格限于文学现象。如今，我们知道，恰恰相反，从文化人类主义的意思上看全球化包含一系列文化现象，其中包括特定社会中的生活方式、心态、行为、信仰、思想和艺术作品。事实上，在全球化文化方面，当今我们给出的定义包括全球文化同质化、偏远地区间信息流动的增加、世界范围内跨文化交往的增长方式以及新意识和身份范畴的出现、新请求的产生、人们对于提高生活水平的渴望、接受新技术和实践以及参与“世界文化”或者接受一种新型单一文化的需要。在这种新的单一文化形式中，不同民族在生活方式、音乐、服装以及其他至今仍保留单一文化特征方面的差异性将不复存在，同时在各种交际语言的压力之下，当今仍保留的 4000 ~ 5000 种语言中的大多数将消失。

更不要说生态问题，不仅从政治和生物角度看非常重要，而且在文化方面也会产生一系列恐惧和希望，赋予我们审视未来世界的方法。

同样，在《共产党宣言》时代，没有人能够想到这些极端现象，如壮观的移民大潮（到现在为止，移民在很多情况下代表了一种现实的人口迁徙案例），制造业和服务工作岗位从低成本地区流向最低工资和最低工人福利的地区（同时也导致低成本地区工作岗位流失），犯罪和毒品市场国际化，人类、动物和植物疾病跨国界加速蔓延，一国金融危机的反弹波及全世界股票交易，剥削外国贫困工人，等等。

上述是我介绍的一些关于全球化的负面现象，同时我想提及全球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35页。

范围内的信息传播。信息传播加速了一些专制政权的坍塌，并推动了自由、民主的发展，或者构建国际刑事法庭，也可以使一些曾经老死不相往来的不同宗教组织突然间愿意彼此互依互存，从而为不同文明之间彼此接触创造机会。

当然，在经济和政治层面上，所有这些都是深层次全球化的突出案例。然而，在文化层面上，我们看到过各种典型的表层文化全球化案例。在这里我可以举几个例子，例如所谓的烹调“麦当劳化”、世界范围内的时尚和流行文化，例如神奇宝贝、数读、YouTube、脸谱网，除此之外还有“漩涡”或者无名地点（由法国人类学家马克·奥格命名），这是人类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典型范例：商业经营场所、服务站、批发商店、设有购物中心的火车站和机场以及国际酒店和海滨度假区。这些绝对可以互相替代的场所在世界各地是完全相同的，因此那些已经离开某个地方（例如布鲁塞尔）的人们，为了寻找一个遥远并具有异国情调的城市，他们最终还是会寻找与自己出发地同样的机场和宾馆，同时他们感觉非常惬意，因为在异国他乡没有遭受文化冲击。

我为什么把这些虚假全球化的形式称为表面现象呢？因为这些现象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而且包含了文化差异和融合更深层次的实例。

现在让我们来举几个烹饪方面的实例。大约一个世纪以前，美国人认为用肉丸制作的意大利面条是典型的意大利食品，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在意大利根本没有人吃带肉丸的意大利面条。人们是在没有多少肉可吃的情况下才发明了意大利面条；如果有肉吃，他们就不再需要吃意大利面条。用肉丸制作的意大利面条是意大利裔美国移民的食物，这些人虽然后来改善了自己的经济条件，但依然对其原有烹调方式情有独钟。大家在世界各地都可以找到华人餐馆，但是那些去过中国的人发现真正的中国烹饪远远要比那些西方华人餐馆的标准烹饪丰富得多，西方国家的华人餐馆大大减少了菜品种类，并且大多使用罐

头食材。西方国家的华人餐馆是一种文化融合的范例。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人经常（并且现在仍然）将一块面包薄片插入烤面包机，然后和着黄油、果酱加上煎炒鸡蛋一起吃。意大利人在战后发明了盒子面包，即将一片火腿和一点奶酪放入两片面包片中间，然后将这一组合放入一个烤面包机，同时还发明了他们认为应属于美国烤面包的食品。法国人不仅在两片面包之间并且在两片面包上面加入大量奶酪和火腿，然后继续烹制，从而发明了自己的主打作品——法国吐司。法国吐司是一种美国食品，还是一种传统的法国食品？这就是文化融合的实例。

意大利有一座城市名叫普拉托，由于当地很多华人移民在此生产小地毯而享有盛誉，普拉托因此成为一半意大利、一半华人的城市。尽管如此，华人没有因此而成为意大利人，意大利人也没有因此而成为华人，普拉托像纽约一样是一个“未融合之地”，只不过比例稍小，在这里的华人依然与华人生活在一起，波多黎各人依旧与波多黎各人生活在一起，正统犹太教徒依然与正统犹太教徒生活在一起，每一个人在跨出自己本方的边界时都能说一些英语，但同时也保留了自己的语言、传统、食品和宗教。我曾经在纽约市中心的一则大型壁画广告上看到这样一段文字：“Zapados para damas sobre la medida”，大致意思为“专卖尺寸大于均码的女鞋”。因为这段文字是西班牙语，因此只能使身材肥胖、会讲西班牙语又看得懂英语的女士驻足，很明显，在这样一个地方，这已足以培育一个独特的市场。这就是所谓“未融合之地”范例。

在欧洲，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和非洲移民大潮已经席卷了一些城市。这些移民没有皈依基督教，他们依然讲自己的当地语言，本民族语言至少在工作时是不可或缺的，此外他们还要求上穆斯林学校、修建新的清真寺。

这些移民乘坐飞机的时候，都可能在机场光顾同样的购物中心，

在同样的超市里购物，简单地说，他们流连于同样的“无名地点”，但尽管如此，他们只是在表面层次上体验文化全球化，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们的原始身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遭到玷污。

这就是全球化产生的非全球性影响。

我之所以阐述上述种种现象是因为，我认为（并且我的很多跨文化方面的朋友也同样认为）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和相互理解不包括将习惯、信仰和思想统一化，而是对不同世界观进行比较。欧洲虽然在殖民化反文化运动中罪孽深重，但它也在尽力（并且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理解非欧洲文化。当马可·波罗来到中国的时候，向忽必烈讲述了关于欧洲文化（我们仅知道中国的生活习惯给马可·波罗留下了深刻印象）的事情，但他这个没有文化的商人不知道，他的叙述对忽必烈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但我们肯定知道，几个世纪以后当利玛窦等第一批耶稣会传教人来到中国的时候，在科学、技术思想等方面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交流。

我们可以非常轻松地体验表层文化全球化，我们知道，想要了解东京仅住在新大谷酒店是不够的（如果一些反应不太机敏的观光游客在新加坡寻找假日旅店，这可实在是太糟糕了），我们的基本目标（我是指那些想要真正建立跨文化关系的人）是为了在文化多样性中理解和尊重他人。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中，教育应建立在多样性互相碰撞的基础之上。

为本次会议准备的众多问题中，我们的朋友赵汀阳提出了三个问题：①我们应该如何互相理解？②我们应该如何接受彼此？③我们应该如何与他人共处？这三个问题各有不同。列威-施特劳斯非常理解博劳罗土人的心态，但是在某一特定时间他放弃了和他们一起生活的机会，并返回欧洲；然而，为了接受一种另类的世界观，我首先希望证实其合理性，尽管我们并不赞同，但是我们必须理解他，并且只有在这一理解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尊重他。

我们必须做到这种理解，因为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这是唯一的教育形式。

本次论坛的主题之一是“美”。我们曾经做过这样的假设，在跨文化关系中对艺术和美的理解似乎是最容易实现的，但本次论坛的组织者为这一假设打上了一个问号。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通用的术语，在翻译成不同语言时可以传达相同的思想。需要谨慎的是，当一些译员将“art”翻译成某个特定汉语术语时，并不意味着其思想是一样的。我们应该注意，英语中的“art”（或者法语中的“art”，或者西班牙语以及意大利语中的“arte”）只是表面上翻译了拉丁语的“ars”。“arts”在罗马和中世纪文化中不仅仅是指画家或诗人的作品，同时还包括理发师或管道工的工作，因此艺术（art）和美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当然，我非常想知道在中国文化中，艺术和美的思想是否与我们的文化有共同之处，然而我更感兴趣的是，他们之间存在的差异是否是始终如一的。

在如此多的文化中，有可能完全理解各种文化的差异吗？这是全球化的世界未来需要承担的任务，同时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任务。曾有一个关于18世纪知识分子的传说，如果说一位法国知识分子听说某时一位清朝官吏死于中国，很可能不为所动，中国实在是太远了。今天我们不可能再问丧钟为谁敲响，因为约翰·邓恩说，“丧钟为您敲响，因为没有人是孤岛，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

增加彼此了解的方式之一是遵循大众化的翻译准则。我在2009年访问汉语书店的时候，发现有大量西方哲学家、批评家和作家的作品都被翻译成了汉语，这令我很震惊。我怀疑可能没有如此多的汉语图书翻译成欧洲语言。翻译不应该只由私营出版商发起（因为很显然这将会受限于经济标准），而且还应依赖非营利性公共机构。

翻译无疑是增进文化间了解的一种重要方式，但这是不够的，因为翻译永远只能通过我们自己心理过滤来展示异族心理。

语言学方面的相互理解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一问题在布鲁塞尔尤其重要，因为来自 27 个国家、说 23 种语言的人在这里汇集。尽管当今世界，人们普遍使用英语作为沟通语言（虽然有 8.45 亿人讲汉语，3.29 亿人讲西班牙语，但讲英语的人数仅有 3.28 亿），很难在 27 个不同民族群体中强制推行一种单一语言，不但如此，能够使用英语的人们仅限于一些受过教育的有限群体。如果我们说这在欧洲内部构成了一个问题（在欧洲针对德语、西班牙语或者甚至俄语，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可以理解书名，但是对于匈牙利语、芬兰语和土耳其语则彼此完全无法理解），想想看，当面对法语、汉语、日语、印度语或者斯瓦希里语时，相互理解的难度可想而知。

在两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巴别塔神话在欧洲文化中一直困扰着人们。据《圣经》记载，在大洪水之后，“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然而，人们确异想天开地幻想与上帝比高低，于是开始修建一座高塔，希望直抵天堂。为了惩罚人们的傲气并阻挠修建巴别塔，上帝让人们语言发生混乱。您可以不相信这一圣经故事，但是您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即世界上的语言实在是太多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几个世纪以来，至少在欧洲，为了克服“语言紊乱”这样一种现象，学者、神秘主义者和诗人倾向于采取以下三种方式。

（1）恢复原始希伯来语，即亚当使用的完美语言，或者有些人称之为“母语”，今天存在的所有语言都源于该“母语”；例如在 1667 年，莫克里斯·凡·赫尔门特出版了一本《常用希伯来语自然短称呼表》，在这本书中，作者说明了为什么希伯来语是唯一能够以自然方式学习的语言：希伯来语发音时，舌头、上额、小舌、声门的运动模仿了相应希伯来字母的形状。

（2）发明一种新的语言，通过通用文字符号（例如模仿汉语的象形文字）表达人类的共同思想。